



ZOUXIANGFAZHI

1253 / 42

走向法治

出狱以后
CONGSHU

封面设计 王义钢

出 狱 以 后

郁忠民 李 洁 俞 峰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龙游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5 字数135,000

印 数 1—4,500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6103·7 定 价：0.84元

《走向法治》丛书编委会

主编：倪正茂

编委：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

尹蓝天 史煦光 齐海滨

陈晓枫 段秋关 俞荣根

倪健民 曹 培 魏海波

总序

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。历史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，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它的前进。人类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就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反映。

曾几何时，法律虚无主义的浓重阴影还笼罩着神州大地，是一九七八年夏季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，唤醒了人们的法律意识。经历了惨痛教训的华夏子孙同声呼唤：必须以法治国！当然，从愿望到现实，必定有一段距离，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。值得普天同庆的是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拓了走向法治的宽广道路。沿着这条道路，一定能建成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主义中国。

走向法治是一项具有集合性、整体性、层次性的庞大的系统工程，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，经过十亿人民长期地共同努力，才能实现这一工程的预定任务。

为了宣传法治意义，普及法律常识，繁荣法学研究，促进法制建设，我们将《走向法治》丛书奉献给您，希冀和广大读者一起，在走向法治的历程上携手共进。

《走向法治》丛书包括“启迪专辑”和“探索专辑”。“启迪专辑”为普及读物，力求以生动的文字，形象地宣传法治意义、介绍法律常识，启迪我国公民认真地学法，自觉地

守法，勇敢地与违法行为作斗争。“探索专辑”为学术著作，注重以清新的笔触，谨严地探讨法学理论，提供法学研究的新鲜信息，和法学爱好者互相切磋，共同提高。

《走向法治》丛书由中青年法学工作者组成编委会，主要为中青年法学工作者提供发表园地。鲁迅曾这样鼓励青年一代：“你们所多的是生力，遇见森林，可以劈成平地的，遇见旷野，可以栽种树木的，遇见沙漠，可以开掘井泉的”。愿全国中青年法学工作者紧密团结，接受老一辈法学家的热情指点，在广大读者的诚挚关怀下，为走向法治作出应有的贡献！

《走向法治》丛书编委会

目 录

新生篇	我的妻子	1
	越过太平洋	14
	向灰濛濛的昨天告别	27
	李万铭新生记	44
	一个死缓犯的新生	62
 覆辙篇	 太太学堂的梦	77
	死囚的路	94
	不该扮演的角色	110
 思索篇	 浪子走进海盐衬衫总厂	128
	太阳能效应	142
	一个幸福者的自述	162
	两种结局的思索	179

我的妻子

不久前闭幕的市个体户代表会议，树立了三个个体户标兵。其中一位遵纪守法标兵引起了我的兴趣。他，曾是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的强奸犯。昔日是罪犯，今日为标兵。他曲折的经历中一定有许许多多发人深省的故事。我对他进行了采访，想不到他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自己的妻子。下面就是根据他口述作的采访记录。

—

我是在妻子最需要帮助和照顾的时候犯罪的。那时，她怀孕已八个月，产科医生说可能是个女孩。我闷闷不乐地喝了半斤酒，从酒店出来后，竟干下了伤天害理的事。被扭送到公安局时，酒醒了，我知道已触犯了刑律，对家庭，特别是对妻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懊悔、痛心却丝毫不能改变罪犯的处境。法院判决以后，母亲来拘留所看我，她痛苦得老泪纵横。由于父亲早逝，年迈的母亲把对生活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这个独子身上，可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却走上了犯罪道路。两个月的时间，母亲头发全部花白了。衰老的母亲已再也经不起沉重的打击了，我不敢向她问起妻子的情况。她大概也怕我伤心，没有提妻子一个字。我们默默无言相

对而坐。我在心里向母亲保证，要争取早日出狱来尽儿子的职责，

我是在大西北服刑的。大西北的气候干燥寒冷，南方人很难适应。到那里没几天，我就水土不服，鼻子流血，咽喉疼痛。但最不适应的还是狱中生活。白天繁重的劳动，晚上面壁而坐。监牢里，四周除了天天见面的犯人之外，就是布满铁刺的铁丝网和高高的砖墙。无聊时，我就以数墙上的砖缝消遣。单调、寂寞的程度是不难想象的。有许多小青年，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：“没劲，太单调了”，其实让他到监狱里去住上一个夏天，他就不会感叹现实生活的单调乏味了。服刑犯人最大的愿望是能收到家信。看到信，好象才感到自己还没有被人遗忘。信，沟通着大西北与那个本来很熟悉、很幸福的环境。母亲每月托人写给我两封信。信的内容很平常，无非是要我好好改造，重新做人。但母亲的话远远要比管教人员讲得动情。读着信，我常常泪流满面，就着眼泪，我也给母亲写信，以一个不孝之子的忏悔之心，重复那写过无数次的真诚保证。

刚到大西北时，同监房的犯人中经常有人会接到法院发来的离婚判决书。接到判决书的人不仅会大哭一场，而且还要大骂女子的不忠、不贤。犯人，对妻子犯下的罪孽是深重的，罪名与恶行的牵连使妻子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和嘲笑，但对于离婚，他们往往不愿同意。因为他们的良心还未丧尽，还留恋家庭生活，对人生，对生活毕竟还存有希望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离婚才真正是把他们逼向了绝境。众叛亲离的日子谁又愿意接受呢？犯人们看到我没有接到离婚判决，有的人就说我的妻子贤惠。当然，我已盘算好了，就是妻子

提出离婚，我也不同意。我要恳求她宽恕，用行动来弥补过失。

我向妻子工作单位写过几封信，但都没有收到回信。在以后几封给母亲的信中我都问起了妻子的情况，但母亲没有回答。半年，一年，二年过去了。既没妻子的消息，也没有收到离婚判决书。西北与江南相距千里，有些事并不容易说清楚，有些问题的答案也不是马上能得到的。我只能带着疑虑，慢慢地等待。

我从小学过武术，也练过气功，性子一急就会与人打架：母亲最担心我会在监狱里再犯错误，所以每封信中的叮咛是少不了的。我把这些叮咛都记在心上。

一次，监狱中的一批上海人和天津人为分稀饭发生了争吵。上海人联络了许多犯人准备在农田劳动时与天津人打架。打架前的一天，一个绰号叫小霸王的上海人乘劳动时传了一张纸条给我，叫我助一臂之力，共同对付天津人。虽然我不是上海人，但是因为上海人多，如果不答应他，我以后肯定会吃亏，所以当时我就答应了他。打架是违反监规的行为，肯定要受处分。这又怎么向母亲交代呢？我心里很矛盾。正巧，第二天队长安排几个强劳力去帮厨房运米，我就主动去了，避开了打架。那次打架后果很严重，双方都有人重伤。事态引起了监狱领导的重视。管教干部们对此进行了认真追查。但是打架的发起人和主要策划者是谁，一时没有人肯交代，给处理打架事件造成了困难。我感到这是一个立功赎罪的好机会。于是找到队长，交出了小霸王给我的那张纸条，并把了解到的其他情况也作了报告。不久，这起打架事件的主要策动者受到了加刑惩罚。由于我有检举、揭发坏人坏事的立功表现，经有关部门批准，被减刑一年。当我把减

刑的消息写信告诉母亲时，母亲又写来了许多鼓励的话，还给我寄来了新棉衣、奶粉、麦乳精等营养品。

刑期很快要结束了，当服刑期满的日子到来时，我故意不告诉母亲，想突然回到母亲身边，让她有一种意外的欢乐。

五年时间，家乡的变化是巨大的，大街两边都盖起了高楼。胡同里许多邻居都盖起了二层、三层的新楼房。我家那栋破平房，在前后崭新的楼房对照下显得更加矮小。门半开着。我走进家里，顿时惊呆了。母亲的一幅照片上披着黑纱，黑纱已经没有光泽，显得非常暗淡。母亲呵，一个月前你还写信问我何时返家，此刻却已魂归九天。我不由得扑在桌上号啕大哭。哭声中，我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个女人的抽泣声，抬头一看，妻子正倚在里面房间的门上流泪。我，简直不敢相信她还在我家里。

隔壁王家婆婆告诉我，母亲是在我去西北服刑的第一个月就去世的。她是被我气死的，是为我伤心死的。那么是谁每半个月给我一封信？是谁用浸透母爱的教诲使我连续五年循规蹈矩呢？我望着妻子，从她那里得到了谜底。原来，妻子自卑地认为不及老人家有权威。为了使我能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，她就以母亲的名义同我通信。她要用母爱的力量鼓起我新生的勇气。我的好妻子呵，她怀着深情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关怀我，鞭策我。我能够有今天，全靠她呵！我激动得双膝着地，跪在妻子的面前，以一个罪犯的内疚心情，祈求她的宽恕，感谢她的一番苦心。

我与妻子是在插队落户时相识的。她的父亲是个开过米店的小业主，精于算计，对我们的恋爱一开始就竭力反对。

妻子病退回城后，进了制药厂中心试验室工作。当时，我还没有调回城里，她还是和我保持着恋爱关系。半年后，我也回城了，她父亲出于无奈才允许我们结婚。我犯罪后，可以想象，对妻子的压力是非常大的。父亲要她离婚，她没有同意，一气之下，父亲同她断绝了父女关系。本来对她很器重的厂领导，一夜之间也对她产生了不信任，似乎她会在试验室里放毒加害于人一样。她被下放到金工车间做杂务工。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，晚上回家还要照料孩子，独自操持家务。工作辛苦，吃的又很差。四十多元钱的月工资，抚养孩子，还要给正在服刑的我买营养品，是远远不够用的。她就从自己的菜金里一点点扣，每顿饭只吃几片咸菜。胡同里有个青年叫阿三，他与我妻子从小是同学，他看到妻子的生活太清苦了，也很孤独，就向她求爱。可是遭到了妻子的拒绝。妻子，她在等待，等待不争气的丈夫能重新振作起来。她唯一的希望是能帮助丈夫走向新岸，重建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我真幸运呵！

二

人，是有感情的。妻子既然不嫌弃我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只有争气，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出狱后，我原来所在的街办工厂合并了，一下子还无法安排就业。有时来了几个招工指标也是粥少僧多。我就自己动脑筋找工作，起先，我在菜场帮助做些清扫工作。后来，商品市场开办了，我就申请了执照，经营小百货。个体户在前几年还不吃香，人们不信任它。私营的，好象比国营的矮三分。其实，我们有许多商

品都是从国营商店批发来的，有的商品是委托国营企业加工的。妻子对我干个体户是很支持的。家里太穷，凑不起大笔的资金。妻子就把用来买年货的八十元年终奖全部拿了出来。结婚时，我给她做过几件毛料衣服，买过两件羊毛衫，她一直不舍得穿，这时也全部送进了旧货店。东拼西凑，集资三百元钱，算是有了做生意的第一笔本钱。

本钱少，只能做小生意，卖气球、儿童玩具、仿首饰等。好在那时个体户少，卖什么都能赚钱。用不了多久，我就把本钱赚了回来。我又把眼光盯在服装商品上，牛仔裤、T恤衫都是热门货。我就从批发商手中批了一些牛仔裤来卖。一天卖几十条牛仔裤毫不费劲，两个月之后，三百元本钱就翻了好几番。照这种速度发展，预计年内我就可以成为万元户。一次，批发商手里来了大量滑雪衫，质量很好，我一下子就批了五十件。货提出来之后，遇到女儿生病，我只能到医院里去照料。一周过去了，天气忽然转热，我才想到滑雪衫应当赶快脱手。可是已经晚了，市场上滑雪衫已成了滞销货。别的个体户已开卖春令、夏令商品了。我的资金全部压在滑雪衫上了，没有本钱，今后怎么做生意呢？我急得直跺双脚，不知如何才好。做生意，真难呵！走投无路之中，我苦思冥想了几天，却走了歪道。

有几个个体户的朋友常常在阿三家打牌赌钱。他们曾叫过我几次。一来我知道妻子反对赌博，二来阿三曾向我妻子求过爱，见到他，我心里总有点不是味，所以一直没有去。但是，这次我急需的是钱。晚上，我找了个借口，到阿三家想碰碰运气，捞点钱。第一天输了近百块钱。第二天又去了，输得更惨。想翻本，却把老底给贴上了。第三天，我把

家里仅有的五十块钱全部带到了阿三家，破釜沉舟，孤注一掷。要么楼上楼，要么楼下搬砖头，我拼了。手气倒还可以，不到三个小时，我已经赢了一千多元。

正在洋洋得意之时，妻子敲门走了进来，她要我马上回家。当着众人面管我，一个男子汉岂能受得了？我骂了她，叫她滚回去。这是出狱以来，我第一次大声地与她争吵。可是不管我如何骂，她还是不肯离开。见我面前的桌上有许多钱，她就叫我把钱还给别人。她的两只眼睛里水汪汪地溢着泪水，我真不忍心看她。阿三悻悻地拉了拉我的袖子，说我有一个好妻子。我不知他说的是真话，还是揶揄我无能。好手气全让她搅了，牌肯定打不成了，一气之下，我走出了阿三家。在外闲逛了一会，气也渐渐平了，回到家里。妻子正在整理衣服，女儿在边上吓得呜呜乱哭。妻子告诉我，她要向法院起诉离婚。我不相信她说的是真话。监狱里五年，她从未提过一个“离”字；出狱后日子再苦，她也没有说过要离婚。她不是想离婚，她是恨我不争气。我懊丧地低头不语。正在这时，阿三和几个个体户朋友来了。看到家里尴尬的场面，他们也明白了几分。阿三拿出三千元钱，递给我，说是朋友们知道我生意难做，借给我做本钱。我没有接钱，告诉他们生意不准备再做了。朋友们经我一说，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他们再三劝说妻子不要离婚。妻子却一定要我保证以后好好做人，不再赌博。看到妻子态度有了转变，我也当众立下了不再赌博的保证。

由于有了滑雪衫的教训，我再也不敢粗心大意。每天注意市场的变化，跟上行情做生意。有人说，我们个体户除了钱之外，别的什么都不关心。实际上他们是小看人了，我

们关心时事政策，关心商品信息，甚至天气预报与我们也是息息相关的。就是在这些信息中，我们才能生存、发展。半年一晃就过去了，我已经成了万元户。生意做大了，看摊，进货，结帐，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妻子也就把厂里的工作辞掉了。我们摆起了“夫妻摊”。

不要小看我们的“夫妻摊”，摊上的小百货很是充裕。小到化妆品、儿童玩具，大到西装、皮茄克，七零八碎，样样都有。小百货摊是市面上时髦品、紧俏品的集中点。我们不但零售，而且还搞些批发，跟我们有业务关系的零售点，遍及东北各省，甚至远至新疆。

有一次，一个东北的老客户来进货，看中了摊上的皮茄克，他要求批发二百件。提货时，我没有让他到小商品市场去，而是直接到家里去提货，按照个体户的行话来说，叫做“场内交易场外做”。这样就可逃过一笔可观的营业税。我自以为此事做得机密，除了东北佬之外就是“天知、地知”了。可是十天后，一个自称是税务局的人和一个小青年来找我，开门见山地问起那笔皮茄克生意。我猜想一定是东北佬走漏了风声，只能和盘托出。那两人也不再细问，反而以保密为条件，向我索取三百元钱。三百元钱，真有点心痛。但考虑到毕竟比税金要少，而且还可以交一个税务局的朋友，我也就爽快地答应了。收了钱，他们再三提醒我，不要把此事再告诉任何人。从他们色厉内荏的神色中，我才觉得自己碰上了敲诈者。要反悔已经来不及了。想想逃避税收是犯罪，如果再让人倒打一耙、加上一条行贿罪，那这辈子大概真的要完了。我老老实实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妻子。妻子却消除了我的疑虑。原来，她每月都对我的帐目进行检

查，发现有漏税时就主动到工商行政部门补交。我的两次漏税都已由她去补交过了。也许就是在补税时，才让别人知道了那笔皮茄克生意，才有了那次敲诈。我从心里感激妻子，她总是用语言来规劝我，启示我生活的方向，当这种方法一时不能奏效时，她就以实际行动来弥补我的过失。她用言行，督促我，改造着我的劣根性。在妻子的鼓励下，我鼓起勇气去工商行政部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并检举了那两个敲诈者。

三

有了钱，我们生活也发生了变化。每天傍晚收摊之后，上饭店，再上音乐茶座，成了固定的内容。省城里有名气的音乐茶座：菲菲、绿房子、大光明，我们是经常光顾的。妻子对音乐茶座很入迷，为了讨她的高兴，我曾向她提议要听遍全城的音乐茶座。她兴奋得拍手叫好。

我们对音乐一窍不通，上茶座只是为了轻松，为了放松一下生活的节奏。有一次，在华侨饭店听音乐茶座。一位外国人坐在我们边上，他通过翻译问我们是做什么工作的。当知道我们是个体户时，他伸出了大拇指。演员正在演唱一首美国歌曲，他问我们是否懂得歌曲的内容。那首歌，除了演员用中文报的歌名之外，我们确实一个字也不懂。那外国人摇了摇头，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。我倒显得无所谓，因为这些歌曲内容到底是什么与我关系不大。就象世界上有许多东西你无法理解一样，你何必事事处处都要去弄个明白呢？可是妻子却似乎从外国人的赞扬和摇头之中听到了弦外之音。从华

侨饭店出来之后，她平时那种嘻嘻哈哈的神色都没有了。她劝我去读书，对自己进行智力投资。我讥笑她是吃饱饭没事干，放着轻松的日子不过，自己给自己出难题。可是她一本正经地说，三十多岁了，脑子里空洞洞的，轻松不起来。但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，只能各走各的路。

每天晚上，我还是上音乐茶座。她聘请了一位大学生做家庭教师。一年过去了，我听遍了省城所有的音乐茶座，结识了许多茶座朋友。她补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。说老实话，对知识，我是瞧不起的。没有知识，我还不照样赚钱？但有一次，妻子却发挥了知识的优势。

我与新疆一个客户做生意，在结帐时，随身携带的一只电子计算器出了故障。因为生意项目比较多，我硬着头皮进行笔算。结果少算了几百块钱，幸好妻子在复核时，发现了这一问题。事实证明，妻子就是比我强。我，一个男子汉，难道还比不过一个女子，自尊心不允许我这样做。很快，我也复习了初中的课程，又同妻子一起学习了高中的课程。她学什么，我也学什么，决不落后。现在，她自学了大学中文系的课程，并在自学考试中取得了七门课的结业证书，我已经取得了四门课的结业证书，自然，现在晚上再也没有时间到音乐茶座去赶热闹了。

日子越长，我越觉得妻子身上有许多我缺乏的东西，特别是在对待钱的问题上。妻子有时候和我一样，有时候又不一样。一样的就是，对商品价格，她把握得很牢。说句不客气的话，一般人很少能从她手中买到比市场价格便宜的商品。但，就是有许多顾客欢喜到她手上买东西。所以，人家说她很会做生意，很精明。说她跟我不一样，就是她有时却

把钱看得很轻，有一次竟白送掉了四千元钱。

那是去年春节前后，市场上羊毛衫畅销。我从羊毛衫厂组织到几百件款式新颖的羊毛衫。刚要出售时，正巧碰上市场羊毛衫价格变化，几百件羊毛衫每件以高出原来价格十元的价格抢购一空。转眼间，除了零星利润之外，我们还增加净收入四千元。我想把这笔钱马上投入周转，但妻子却把这笔钱赠送给了省少年宫，作为少年科技活动经费。几天后，少年宫专门派了红领巾上门送来一面锦旗；报社、电台也派记者前来采访。我妻子怕他们拍照、录音，干脆一个也不接待，可是名声还是传开了。

我从妻子身上看到，人应该有更多、更高的追求，不能只盯住钱。干我们这一行，不图利不行，但唯利是图、坑害消费者的利益，绝对不能干。如果一意孤行，钻法律的空子，违法乱纪，聚敛钱财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

噢，你问我怎么会得到“遵纪守法个体户”这个荣誉的。说来惭愧，这其实也要归功于我的妻子。

一天，我在百货摊前理货，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。那人绰号叫“小麻皮”，是我在西北服刑时认识的。“小麻皮”说他已回到省城，最近手中有一批货，想让我与他一起干。我请他到饭店吃了一顿，他口若悬河地介绍说自己开了一个贸易公司，有很多资本，货源充足，购销渠道也多。他列举了小商品市场上公认的几个大户的名字，说都是他的代销点。我被他这样一说，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。可是，交谈了三个小时，他到底开的是什么规模的公司，他的公司在哪里，“小麻皮”却闪烁其词，始终不肯正面回答。联想到此人曾犯过诈骗罪，这不能不引起了我的警觉。这种人口蜜腹剑，心狠